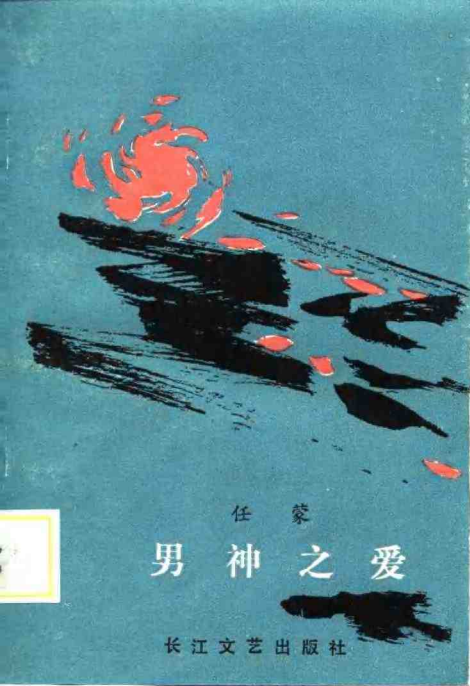




任 蒙

男神之爱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男 神 之 爱

任 蒙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国营武新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625印张2插页1800行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7—5354—0145—7

I·131 定价：1.00元

序

炼 虹

我从来不愿为别人的书作序，因而没有写过序。青年诗人任蒙的诗集即将出版，问序于我。我们虽然未曾谋面，但读过他发表的一些谈诗的理论文章，最近又读了他选收入集的部分诗作，欣然同意为其作序。

任蒙曾经是我军众多的军旅诗人之一，近几年不但写诗，同时搞诗歌理论研究，发表了十多万字的研究文字，已经结集出版。他作为一位崭露头角的青年评论家，已开始引起评论界的注目。他以诗歌的创作实践来验证、充实其诗歌理论研究，又以诗歌理论研究去指导、提高其诗歌创作实践，故双双都获得了可喜的成绩。

他的诗，几度在军内外获奖，还被一些诗歌选集收录。他的系列诗论不拘一格，生动活泼，发表后曾引起过广泛的好评。一位老诗人来信鼓励他说：“我很欣赏你这种别具特点的诗论。你把理论的论点同散文诗、格言甚至谚语熔为一炉，独辟蹊径，从各种角度探讨诗理，新鲜而有魅力。做出这种努力是有价值的。”一位杂文作家说他的那些诗论简

洁、形象、幽默，是诗和杂文的融合，认为他写杂文更合适，通过一个与他要好的朋友劝他，要他一心一意走杂文这条路。实际上，任蒙写过一些杂文，有的杂文选集收入过他的作品，但他无意去做杂文家，而愿把杂文的某些手法和诗的语言引进评论文字中。这与他要把文学的评论写成评论的文学这个主张是很相符的。他在理论探索中的一些卓见，和在各类作品中显露出的文采，不但使他的许多同辈钦佩，而且连我这年龄比他大一倍有余的老年人也向他表露过。

还是谈他的诗吧。首先，我十分赞赏他“崇尚明丽晓畅的风格”这种为诗的态度。我曾经说过：“诗应当首先是诗，但要晓畅易懂，雅俗共赏，明朗又含蓄，浅出而深入，要抒美好的真情，时代的豪情。”在这点上，我们是“不谋而合的”（任蒙语）。他在一篇论文中曾比较系统地阐明过他的这种诗观点，颇为精当，我就不赘述了。

从来有口皆碑、家喻户晓的好诗，都是明白晓畅，脍炙人口的，符合既能看又能诵的要求。任蒙的诗最大一个特点，我以为就是他继承了这一传统，把诉诸视觉与诉诸听觉的两种诗艺术结合得比较好，从而使他的诗既不晦涩，也不流于平淡，始终保持了自己的风格。他不仅乐于在富有传奇色彩的事物中去引发诗情，更惯于把平凡的生活显影为具有审美价值的诗象。写军营，写战地，写风物，写爱情，既有悲壮和别愁，又有欢愉和幽默。艺术的真实和深长的诗境，明

美的诗风和浓醇的诗味，在他的诗中都同时得到了体现。不难看出，这是他在艺术上的追求，他也沿着这一取向做了一些较为成功的探索。关于他的诗的特色，要谈的很多，因此我不想就哪一首去展开论述，还是留给读者去品评吧。

这部集子是任蒙的初集，他为了使这部集子成为他写诗以来的第一部历程记录，有意识地以军旅诗为主，选进了各个阶段的作品，这对初学者是有启示的。但难免显得题材面还不够开阔，早期所写的诗篇中，有的在表现手法上有拘谨之感。

近几年，一些报刊发表过关于任蒙的评介文章，看来，他确是非常勤奋的。在戎期间，他长期在部队各级机关供职，繁重的文字任务没有使他放弃业余创作，并且还因工作成绩突出而多次立功或受奖。后来，他走上团职领导岗位，工作担子更重了，仍能以毅力坚持写作。前年底，任蒙结束了他13年的军旅生涯，转业到地方工作，但他在写作时间上，仍然是个“贫困户”。他在一份中学生报纸上的《作家寄语》中写道：“把白天交给工作，把夜晚交给读书和写作。这就是我对自己今后全部生命历程的构想。”正是这样，他几乎把全部的星期天和节假日都用到了读书和写作上，他的妻子不得不把家务都承担起来。家里的洗衣机买回好几年，据说有一次他的妻子忙得实在腾不出手，让他把洗衣机桶的水放掉，他却不知拧哪个旋钮。孩子生下来他主动过一

次，带孩子去理发，理发师让他抱孩子洗头，他怎么也抱不好。在单位理发室留下一个笑谈。他却说：“我宁愿在‘模范丈夫’的光荣榜上没有自己的名字，也不能让自己在文坛上消失。”可见，他也是迫于无奈。如此坚持下去，他的理论研究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收获，诗艺也一定能得到更大的提高。然而，我还要奉劝他适当注意休息，因为他毕竟还年轻。

以上所言，似是题外之话，但为了让读者在读这部诗集的同时也能了解作者，不妨将我所知道的任肇顺作番介绍。

1989. 1. 26. 杭州

目 录

序.....	炼 虹(1)
--------	--------

卫 兵.....	1
----------	---

写在阅兵式观礼台上.....	3
----------------	---

男性世界的比美.....	5
--------------	---

我穿上新式军服.....	8
--------------	---

战士——诗人.....	10
-------------	----

泉 边.....	12
----------	----

在冰的哨所.....	14
------------	----

领津贴的时候.....	16
-------------	----

我是军人，我到过战场.....	18
-----------------	----

战地诗魂.....	20
-----------	----

造 型.....	22
----------	----

牺牲，岂止在战场.....	23
---------------	----

——寄空军工程兵某部四连的诗报告

奉献者的足迹：

一个工兵和他的妻子

慎宽自故事

母爱之歌

献给朱伯儒的歌.....31

一个英雄的传奇.....36

他，牺牲了.....

不，他一定活着

山中，他写着英雄的续篇

他来了，早该来的

安 家.....42

山的战友.....44

金色的帆.....46

清晨，阵地旁岩石上.....47

第一场球赛.....49

写在云海波涛间.....51

海.....53

键声，动听的音乐.....54

花，点缀着战士草绿的青春.....56

山村喜雨.....58

飞过故乡的小镇.....60

傍晚的草地上.....62

唱给你，白衣天使.....	64
耕耘者的歌.....	68
在夜航的机场.....	70
深山恋歌.....	72
把孩子邮给你吧.....	76
——一位排长的妻子来信说	
铜人、铁人才配作军人的妻子.....	78
 母 亲.....	81
荷塘堤有棵小柏树.....	84
山村很晚才入睡.....	86
背影，朝暮色中走了.....	89
江城之夜.....	91
大江，静静地流	
灯	
窗帘	
致庐山.....	95
归.....	97
大江的纤夫.....	99
愿将军握着和平	101
 后 记	105

卫 兵

军人的价值在血火中练就
士兵的形象在硝烟中铸成
而你，却选择了一个绝对的安全
作着大理石卫柱和都市。

奔忙而井然的流程
用闪亮的刺刀
撑开一方透明的天空
用雪白的手套
标出一片无瑕的平静

也许是为了加隆礼仪
也许是为了镶饰气氛
一切虽象在舞台
但比战场更生雄峻

人说有你站立的地方
邪恶钻不透

蚊蝇飞不进
空气永远清新

战士，即使是一尊石雕
也能支起一方安宁

1984.8 北京

写在阅兵式观礼台上

力的组合
力的迸发
力的推进
力的旋律

每一个角度
都是一条绝对的直线
每一个动作
都给人一次力的美感
每一个音响
都带着一记铿锵的休止符
每一个瞬间
都保持着一个绝对的统一

是的，战场上没有过正步
现代化的工事不能绷直腿去踢
但坚固的钢块总是方正地从钢厂锻出

所有的心都震颤了

被这整齐的步伐

一百二十二刃枪刺

一百二十二名子弟

一百二十二尊绿色的钢锭

铸成一个钢的整体

一个个方队开过来了

一列绿色的列车呵

嘹！嘹！嘹！嘹！

这就是“一往无前”的图释

嘹！嘹！嘹！嘹！

讲解着“排山倒海”的含义

绿色的钢块推进着

在我心音的磁带上

录进了一曲力的振荡

钢的赞礼！

1503.9 武昌山坡

男性世界的比美

战争划出的男子王国
所有的建筑，所有的雕刻
都用坚固的雄峻凿成
楼房洗澡间卫生间生活设施
压根儿没考虑过女人
一切都要与纯男性的世界和谐
连耗子都是雄性

力的美袒露的夏天
走廊的傍晚展出男子的特征
小张敞开一块紫铜色的盾牌
将隆起的胸肌拍响几声
小王卷起一双带棱柱石
故意把砖头踩成碎粉
论胳膊的气力要数班长
一根食指勾起七十公斤
声音的金牌显然归大虎

吊起嗓门叫屋檐落尘
大个李却羞于亮出优势
难领到特号鞋曾使他伤心
班副除了瘦小别无特点
两句粗话未能叫大家扫兴
他只知男子汉的羞辱

莫过于妇孺保卫自己
除了一个小伙子也没有
就不可让女子去见识敌人
还有，男人的天下才叫自由
些许的粗野不忌防女人
班长的未婚妻来队三天
曾使人不得不文质彬彬

男性美的角逐更为激烈
谁都没想到有违条令
指导员乐哈哈地过来凑趣
照例有一番精辟的结论
——真正男子汉的骄傲
不属于《健美》杂志的封面
也不属于今天比美的冠军
它是炮火与血光中

向前疾冲着的显影

然而，多少年以后大家还要说

我们参加过男子比美

我们是到过男性世界的人！

1985.7武昌

我穿上新式军服

战争是军人的摇篮
军人是战争的父亲
历史已记不清
是战争产生了军人
还是军人孕育了战争
而希望安宁的人民
深知自己的军队
创造的只是和平
——我穿上新式军服
站在整容镜前
重新计量着我正义的使命

在我的头顶
高悬着祖国神圣的太阳
蔚蓝色的帽墙
是万里领空晴朗的象征
在我宽阔的肩头